

暴力衝擊校委會應譴責 尊重法治價值須堅守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張學修

激進政治勢力又在校園興風作浪。近日港大校委會討論任命副校長一事，在反對派教唆煽動下，有港大學生突然衝入會議室，粗暴圍堵校委，導致場面混亂。校委盧寵茂在混亂期間腿部受傷倒地，學生不但阻礙救護，更向盧寵茂扔水樽。著名學者劉遵義教授專門撰文批評當晚搞事者是「被寵壞的小混蛋」，並指出「作為一個以法治為榮的城市，香港能夠，也應該，按照符合法治的要求辦事。」港大任命副校長屬校內事務，應遵循自主原則，由校委商討並經既定程序推選出來，完全合法合情合理。反對派煽動少數學生粗暴干預港大事務，破壞院校自主，更視校規、法治如無物。激進學生無法無天、目無尊長，是極其危險的行為。政府與社會各界、尤其是教育界、法律界應對此作出嚴肅回應，譴責暴力行為，防止事件造成的惡劣影響泛濫。

少數港大學生打着「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的旗號，卻做着損害「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的事。學生對於社會事務有意見，包括院校內有關教學和行政的安排，應通過理性的方式表達，不能動不動就衝擊圍堵，甚至訴諸暴力，對學校管理者施加壓力，以達到目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暴力，能夠以所謂正當理由去掩蓋其破壞本質。暴力手段不能成為學校、學生表達意見的「常態」，以暴力脅迫他人就範，不僅不獲社會認同，更與民主、自由的信念背道而馳。香港的年輕人應懂得理性分析，不要被激進暴力文化牽着走。

暴力衝擊損害院校自主

近年，本港的激進勢力，為了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不斷挑起事端，擾亂社會穩定，以此作為爭取手段。結果令到違法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越演越烈，擾亂香港的和諧穩定，阻礙香港平穩發展。「佔中」期

間，有人提出違憲違法的「公民抗命」，公然煽動以違法手段爭取「真普選」；「佔中」之後，港大學生會刊物明目張膽鼓吹「港獨」，被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梁特首更呼籲社會應保持警惕，不要為歪風邪氣所誤導。但是，本港有政客，包括港大的所謂學者，不但不譴責這些違法亂紀的言論，反而火上澆油，庇護這些歪論，唯恐天下不亂。

港大學生衝擊校委的行為不僅觸犯港大校規，更無視法律法規，將暴力鬥爭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學生輕視觸犯法律的後果，以為打「擦邊球」無傷大雅，甚至認為是「爭取公義」的「英雄所為」，可以不惜「以武制暴」。受這種習非成是的思潮左右，少數學生的行為越趨激進，催生更多暴力，反過來又惡化社會風氣，造成惡性循環。大學生即將步入社會，成為建設社會的棟樑，肩負重任，盲目參與暴力鬥爭，對社會建設毫無益處，更會自毀個人前途。教育局、學校以及家長都應對事件表明態度，加強對學生的溝通教育，做到是非分明，明辨對錯。

加強法治教育明辨是非

大專院校應加強法治教育，教育學生做到知法守

法。香港是一個法治嚴明、守法知禮的社會，這也正是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條件。雖然去年違法「佔中」對香港法治造成一定衝擊，但法治作為香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仍然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青年學生不僅要學習法律，了解法律，更要自覺遵守法律，維護法治的莊嚴和權威，共同維護香港尊重法治的社會傳統，為保持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打造一個和平理性的社會氛圍。

社會不能容忍暴力，即使犯事者身為學生，也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劉遵義教授就指出，如果這些暴徒再次不受懲罰便了事，就會鼓勵類似的行為在其他地方發生，被用以爭取不同的訴求，那麼香港就會變成真的無法管治。香港經歷了違法「佔中」，社會對暴力行為深惡痛絕，暴力無論被包裝得有多麼完美，有多高尚的藉口，暴力就是暴力，不會帶來任何正面效果，只會破壞無建設。香港現在強調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展需要安穩的環境。社會各界應積極發聲，譴責反對派藉機生事煽動激進暴力，還校園、還香港一個清淨。

明德格物思變故

潘佩瑗 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生



潘佩瑗

日前，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開會討論有關任命學術人事及資源副校長（下簡稱「學副」）事宜。其實在前次會議中，校委會已投票決定先任命首席副校長（下簡稱「首副」），再任命學副。然而當校委會決定公佈後，支持法律學院陳文敏教授升任學副的各界人士群起反對，港大學生會並聲言圍堵會議廳，向校委會施壓。結果在部分校委要求下，主席梁智鴻決定再次討論此項決定。

7月28日傍晚，當校委會決定維持上次會議的決定後，數十名群眾，包括學生會成員及校外人士，衝入會議廳並禁止各委員離開，要求他們接受質詢。混亂中，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茂教授因撞傷右腿舊患而倒地，在救護員設法將他抬離現場送院時被群眾阻止近一小時，並被投擲膠水瓶。校委劉嘉軒感不適欲離開會場，卻遭群眾攔截達半小時，其間要求她下跪求饒才准她離開。而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主任高永賢在維護麥氏時，遭到襲擊並留有傷痕，連衣服亦被扯爛。

作為港大的資深校友，看到母校遭逢變故，內心非常悲憤。港大立校百年，先賢艱苦經營，如今成為舉世知名的學府，成就得來不易。然而近年來，政治之手悄悄伸入校園，令學校成為政治勢力奪權的戰場，校譽受損，焉不令人痛心？看着港大校徽上「明德格物」的校訓，沸騰的心漸漸熾熱起來。是的，我們要弄清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事實理據，然後根據良知判斷，才能辨明是非對錯。

陳文敏教授是學副的熱門人選，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了。陳氏在去年非法「佔中」前後，被揭發處理一筆經「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遞交的匿名但作指定用途的捐款時，未有依照正確程序。此事傳出後，社會嘩然，有人據此向廉政公署舉報，港大內部亦立案調查，呈交校委會的報告批評陳氏「做法偏離預期水平」，此報告已被校委會接納。這在陳氏的行政工作上，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污點，而學副卻正是一個行政職位。校委會考慮任命學副時，能不考慮這個污點嗎？

社會普遍認同學術自由極其重要，外人應尊重大學的行政自主權，以免財團、政黨或政府干預校政。然而在今次事件中，處處可見政黨干預校政的證據。首先是會議前，不少反對派政客，及親反對派媒體已不斷向校委會施壓。而在會議當天，衝擊會議廳的幾十人當中，除了部分是學生外，大部分是校外人士，當中有幾位是隸屬公民黨的政治人物。若非有這些校外人士「撐場」，衝擊會議廳的人當會少得多。這說明衝擊行動根本得不到多數學生和教職員的響應。而政黨人士（尤其是公民黨）的介入，至為明顯。為甚麼會如此呢？我相信這和陳文敏教授本身是公民黨黨員恐怕有點關係吧？這其實也點出新問題，就是政黨中人，應否被任命為大學的最高管理層？兩者身份是否有矛盾？對大學的獨立性會不會有影響？

群眾以武力阻止校委會成員離開會議廳，連受傷需要送院的成員也不放過，部分委員更遭到襲擊，或持續羞辱，身心備受創傷。這種行為，不論動機說得多麼好聽，都是極不合理、不道德，甚至是犯法的。然而校長馬傑森卻指警方進入校園，令人遺憾！我想請馬傑森校長們心自問，他這番話，配得上港大校徽上的拉丁文校訓「Sapientia et Virtus」（即：智慧與品德）這幾個字嗎？

聚焦經濟發展始終最重要

彭芷君 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主席



彭芷君

政改結束後，特區政府多次強調將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筆者是完全同意的，我相信這更是社會的主流意願。事實上，早於香港回歸前，國家級智囊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已發佈了《2015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顯示深圳的競爭力已超越香港，成為全國競爭力第一的城市，而香港更被評為：「守成有餘，創新不足」。

競爭無處不在，城市之間同樣存在着競爭。一直以來，本港社會長期糾纏於不同的政治爭端，以剛結束的政改爭議為例，紛亂足足持續了兩年，去年的「佔領行動」亦癱瘓社會逾兩個月，大大地撕裂了香港，耗費了特區政府無數的公共行政資源和精力。如此又怎樣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在全球化的劇烈競爭環境下，競爭對手是不會坐等或禮讓香港的，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停滯不前的結果就是逐漸被超越和邊緣化，長此以往，這一代或下一代的生活水平難免會被衝擊拉低。眾所周知，香港是當前世界上最繁榮和發達的地區之一。這份成就，是幾代香港人拚搏而來的成果，而我們又希望下一代生活在怎樣的香港？是一個蒸蒸日上、充滿生機的香港，還是一個持續走下坡、暮氣沉沉的城市？這值得引起全社會的深思。

歷史和國際經驗早已驗證，沒有政治穩定就沒有經濟穩定，試問哪一家投資機構願意到政治不穩定的「示威之都」大量投資和設總部？一個經常爆發大型騷亂的地方，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嗎？故此，處理好政治紛爭，絕對是香港「再起飛」的關鍵所在。留意一下《藍皮書》的報告，社科院認為香港正面對缺乏新經濟增長點和新興產業發展緩慢的問題。社會的經濟支柱行業長期以來過度集中及一成不變，青年人缺乏多元出路，政府和商界對創新產業的支援不足，青年受制於高昂的租金問題壓抑了創業熱情，都是老掉牙的舊問題了。如果全社會繼續放任問題繼續惡化，就會導致全社會均輸的局面。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制度優勢是獨一無二的，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以英語和中文為官方語言，採用普通法法例，資訊流通，港元可自由兌換成國際貨幣，出入境方便，這些都是內地城市難以比擬的優勢；與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比較起來，香港又享有國家的政策扶持，有中國的背景優勢。何況，在「一帶一路」的大國策下，國家未來對融資需求，以及各項專業服務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大，將可為香港帶來大量機遇。所以，我們無須對香港失去信心，只要對準問題，社會齊心一意謀發展，香港依然大有可為！

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提升香港競爭力

王惠貞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王惠貞

進入後政改時期，香港社會各界期望發展的重心轉移至經濟民生方面。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一國兩制」方針，最大的機遇是國家的蓬勃發展，香港應該抓住國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性部署所帶來的寶貴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固有優勢，為國家的發展多作貢獻，同時培育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政改工作告一段落，特首梁振英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都指出，香港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也符合廣大市民的期望和利益。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會見本港各界的訪京團時亦強調，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是由經濟地位和實力決定的，而不是靠所謂民主紛爭和街頭政治。因此，除了集中力量發展經濟，還必須解決好香港的房屋、就業等問題，改善民生。

專注發展經濟民生為民謀福

香港近年過於政治化，政爭曠日持久，議會「拉布」和「不合作運動」司空見慣，不少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重大項目均受到不必要的阻礙。過去幾年，特區政府所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幾乎都要拖到最後一刻才能過關，多次導致「財政懸崖」。2013年至2014年，27項工程撥款項目遭遇「拉布」，導致工程平均拖延半年才開展，項目費用因而增加25億港元。香港目前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住房緊張，而政府去年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卻因遭到重重阻力而寸步難行。討論了3年的創新科技局，因為立法會的拉布阻礙，就是議而不決，撥款始終未獲通過，香港的創新發展明顯落後於新加坡、深圳等競爭對手。

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已明顯落後於主要競爭對手，學術機構公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排名中，香港首次被內地城市擠到了10名之外。受「佔中」、「反水客」為名的趕客行動拖累，已令香港「購物天堂」、「好客之都」的美名受損。6月，赴港旅遊的內地自由遊客減少了一成，國際遊客也減少了6.2%。而從去年3月開始，零售市場業績就一改過去10年的良好態勢，出現令人擔憂的跌勢。政爭太盛，累港久矣。社會主流意見已經厭倦政爭，渴望香港不再糾纏政爭，讓特區政府和社會能夠專注發展經濟民生，為市民辦實事，謀福祉。

在「一帶一路」中順勢而為

香港回歸祖國已有18年，兩地的各方面聯繫愈來愈密不可分，香港同時擁有「一國」和「兩制」的獨特雙重優勢，正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升競爭力的最大動力所在。目前，國家為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推出、落實一系列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舉措，包括備受矚目的「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主張通過推動亞太區內國與國之間的基礎建設，達成「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與「民心相通」等五通，已不只是一個概念，更是一個行動綱領，將有效推動國內的跨境經濟活動，實現共同繁榮和諧。

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水平、國情、法律、文化情況差異頗大，近年內地企業要「走出去」，包括在「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投資設廠，面臨的挑戰不容低估。香港是世界第三大的金融中心，又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擁有與人民幣有關的基礎建設融資、投資風險管控、成熟的股權融資市場等；另外，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經濟已經充分融合進全球經濟，有非常國際化的營商網絡和環境，特別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交往歷史悠久，了解所在國的法律法規、風土人情、商業及

投資規則；香港還擁有大量國際化的專業管理人才，包括國際經濟法人才、投資融資人才、項目管理人才、財務管理人才、通信技術設備管理人才等等。這些都是香港的獨特而重要優勢，正好彌補國家在落實「一帶一路」戰略的不足，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順勢而為，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做好「超級聯繫人」大有前途

特首梁振英日前撰文表示，香港已經發展成為國家通往全球，以及世界各地通往中國內地的「超級聯繫人」。文章稱，來到香港也就是來到中國，但香港的各項制度以至語言和生活習慣，比較容易和外國接軌；香港同時得益於國家龐大的市場和高速的經濟增長。因此，香港自然成為國家與世界各地之間的平台。《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4年，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較2013年增長39%，達1,030億美元，首次名列全球第二名，僅次於內地的1,290億美元。在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金額方面，香港同樣名列全球第二名，金額達到1,43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3,370億美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日前表示，「一帶一路」是香港的戰略機遇，因為香港製造業有轉移到內地的經驗，現在，香港可以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服務業的優勢，幫助中國企業轉移到其他亞非國家。事實說明，香港仍是當之無愧的「超級聯繫人」，優勢無法取代。

「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使香港獲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只要香港社會停止內耗，同心發揚獅子山下精神，拚搏向前，經濟前景仍然光明，大有前途。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召集人

守護孩子遠離社運學運分子

台灣「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發言人林冠華日前燒炭自殺，事件震驚台灣及國際之餘，也直接為香港無日無之的社運學運敲響了黑色警號。

「學民思潮」這個自稱是中學生自發組織的社運團體，每年營運資金卻過百萬，並有律師及核數師提供義務服務。其藉「反國教」一炮而紅，到去年「佔中」一役時，學聯學民成員成為「佔中」的主要領導組織及發言組織。中學生、大學大專生參與社運學運，儼然成為現今時代最為時髦的事。可惜

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不論性質如何，輕重大小，這批從未踏足社會，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未來社會棟樑只懂得以「鬥激鬥出位」的方法來表達訴求。

眾所周知，香港的社運學運是直接取經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台灣今天有學運青年為理想「殉道」吸引全球目光，難保自詡「生於亂世有重責任」的港青不會緊隨台青的後塵，一時「熱血上環」，以死亡來換取成為新聞頭版的光環。

回顧兩個月前，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夕，警方於蠅頭廢棄廢場揭破了本土派組織「全國獨立黨」（NIP）製造和試爆炸彈的陰謀。公民黨不譴責極端組織的極端行為，還迫不及待為極端行為辯護。毛孟靜認為是「插賊嫁禍」，梁家傑則質疑炸彈「炸邊個」。但如果激進分子有半點理性可言的話，違法「佔中」「鳩鳴」等暴行根本不會發生。公民黨作為「佔中」主要推手之一，毛梁企圖包庇、縱容、煽動激進分子及「社運仔」的瘋狂行為實在令人側目。

就算放下「炸彈黨」這些極端例子不說，後「佔中」期出現的那些「進步青年」組成

及壯大的激進團體如「熱血公民」及「本土派」組織，多次於港九新界各處進行「鳩鳴」、「反水貨客」等擾民行動，暴力程度一次次升級。更不幸的是，連高等學府的青年學生也相繼往「廢青化」的死路邁進。前有中大學生會會長王澄輝發表「假如把汽油彈擲向警察和『反佔中』人士等同擲向機器」，此等令人不寒而慄的「豪言壯語」；近有港大學生會馮敬恩帶領大學生「以武制暴」，蜂擁而上暴力圍堵、衝撞校務委員的事件。「暴力抗爭」的種子，早已埋在香港少數青少年及社會失敗者心底，並等待發芽。

歸根結底，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到「雙學」「佔中」，後來的「鳩鳴」、「反水貨客」等等暴力衝擊行動，到底誰讓一部分的青少年由此變為瘋狂的一代，甘願把青春浪費在自以為正確的社會抗爭？政棍學棍從來只會煽動別人的子女上街，成為他們的免費政治工具，為他們爭取政治利益和本錢。守護孩子，由自身開始。莫要待警局或醫院來電，才知道自己的子女已成為反對派所謂「民主」的犧牲品。



港大校委會會議被搗亂的混亂場面。曾慶威攝